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媒称克里访华后态度越显温和

据多维新闻网 2 月 17 日报道，结束访华之旅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在印尼发表演讲时不愿过多提及美国是否会主动介入南海或者东海问题，只是较为温和地希望各方可以在处理海上问题时遵守国际法律。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前各种信号显示，克里访华将就领海争端继续强硬路线。就连同行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都表示克里不会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示弱。不过克里的中国行却让人看到了华府温和的一面。对比两位同行官员在言论中强调中国在南海单方面以及挑衅性行为，作客中国的克里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态度，以免刺激奥巴马一直强调的中美关系。从国务院公布的会议记录来看，克里在北京丝毫没有敦促中国政府撤销有关决定。对于海事争端，克里有意无意地将美国强硬的角色略去，只是指出美国非常坚定地相信国际法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简单来说，外界期待美国会主动或者明确地表示会插手南海问题，但克里在讲话中一直刻意避谈美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军事介入一事。

美助卿表示“亚太再平衡”不仅限于安全领域

据多维新闻网 2 月 22 日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21 日表示，“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在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已经加倍努力来促进多元化和扩大交流，突破安全领域的界限，完成 TPP 的谈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自从问世以来，一直被理解为是军事安全领域上的再平衡。但是拉塞尔表示，“再平衡”实际上不仅限于此，经济上的再平衡也很重要。为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商务部长普利茨克 19 日在《华尔街日报》联名撰稿谈“再平衡”战略。此举显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一个综合全面性的战略，

并非仅限于军事安全上的平衡。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贸易和国防活动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该地区由于中国、印尼以及印度的崛起而经历巨变，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及其各个部门正通力合作，以保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促进该地区更加安全和繁荣。拉塞尔还表示，奥巴马在 2014 年还将两次出访亚洲。

美媒称美陆军参谋长访华为高层互访铺路

据《纽约时报》2 月 24 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T·奥迪耶诺上将 22 日在北京表示，美国陆军正努力在年底之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启正式对话和交流项目。该项目旨在扩大合作，“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他说，美国和中国军方官员的正式对话将包括对人道主义救援、灾害管理和维和行动等问题的讨论。两国军方将在训练及战略教学等机制层面上开展交流。他称，该项目首次正式会议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但和他同行的一些军方官员将会留下来商讨细节。他希望在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 4 月访华期间，双方可以敲定一个日期。他此次访华之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两军的高层互访铺平道路。他认为美军的其他军种也将努力与对应的中国军方机构建立类似的项目。他表示，军队高层的正式交流活动会起到有利作用，因为“纵观历史，冲突常常是由误判所引发的”。美国官员最近几年曾表示，中美两国军方之间关系脆弱，甚至远不及冷战白热化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水平，这让美国军方领导人的焦虑感日益强烈。

美民调显示中国是美国头号对手

据盖洛普咨询公司 2 月 20 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已经取代伊朗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头号对手。民调显示，52% 的美国民众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关键利益构成威胁；4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关键利益构成威胁。8 年前，31%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如今仅为 16%。调查指出，许多分析家预计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将成为美国头号战略经济对手。该态度与盖洛普 1979 年第一次调查的结果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79 年，64% 美国民众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到 1989 年天安门抗议事件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有强烈波动。1989 年末，对中国持友好姿态的美国民众比例下降到 34%，为当时最低。值得注意的是，自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大幅扩大对美贸易后，美国民众中的“亲华”比例有所上升，在 41% 至 48% 之间波动。

美保守智库建议奥巴马访日施压安倍不再拜鬼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高级研究员克林格 2 月 19 日发布的题为《奥巴马需在亚洲行中向盟友发出强烈信号》的报告指出，奥巴马将韩国纳入访问国是熟虑后作出的正确决定，避免了美韩关系紧绷。美国必须做好准备让日本和韩国这两个重要却顽固的盟友重新接触。华府应当向东京施压，促使其开始就历史分歧与韩国展开和解谈判。和解谈判至少应该明确公开肯定“河野谈话”，日韩双方应就建立二战慰安妇赔偿机制达成共识，日本首相应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文章还指出，为应对朝鲜的挑衅举动，华府还应建议建立《三边安全倡议》，美日韩应重启三国军演及海事担保，美日韩三国应在维和、反恐、防止核扩散、打击毒品、反潜艇作战、扫雷、网络保护、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上探索合作的可能性。文章最后指出，若没有美国的外交斡旋，日本和韩国将继续在历史问题上纠缠，无益未来。

克里访问韩国敦促中方对朝鲜施加更大影响力

综合外媒 2 月 13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在访问韩国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对朝鲜具有很大影响力，因此应作出更多努力，敦促朝鲜采取积极行动、遵守国际义务。克里对去年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时期中国安抚朝鲜的行为表示肯定。他说，当时的氛围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宙斯盾”舰以及其他武器，是中国的表态让局势趋于缓和。克里重申，美韩军事联盟已作好充分准备应对朝鲜实施的任何挑衅。他称，美国不允许朝鲜成为有核国家，也不会“为了对话而进行对话”，韩美一致同意在半岛实现无核化，希望朝鲜履行无核化相关协定。美国希望以六方会谈而非双边会谈的形式讨论朝核问题。克里还就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称，希望韩日两国解决历史争端，改善双边关系。在朝鲜的威胁下，韩美日三国有必要保持紧密合作。针对“奥巴马总统 4 月访问韩日时是否会调解两国关系”的提问，克里表示，美国将通过非公开协商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以总统调解的方式高调处理。安全问题是目前最急需面对的问题，需各国着力解决。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敦促加快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据路透社 2 月 11 日报道，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 2 月 10 日表示，中美两国应努力在今年内完成计划中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曾于去年 7 月就重启停滞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共识，中方承诺放弃此前对一些特定领域的投资保护措施。傅强恩认为抓住此次机会，努力推进这一谈判，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强恩称，为消除美国国内对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抵制情绪，中国不得不在汽车、金融服务、农业以及卫生等领域取消限制措施。美国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协定需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傅强恩说，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鲍卡斯将向中方说明中国对外国投资开放的必要性，他还可能会谈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及如何才能让投资协定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傅强恩表示，鲍卡斯有能力向中方解释清楚，中国应减少对来自美国投资的限制，并帮助中方理解这对投资协定的推进来说至关重要。

美前高官认为“张王会”意义重大

综合外媒 2 月 13 日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2 月 12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台湾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举行 1949 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面，这是“相当重大”的情势转变。坎贝尔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向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政策的主要设计人。就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会面一事，他表示：“过去 30 年来，大家认为亚洲最紧张的情势在台海，但近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大幅改善，如今双方政治关系也将改善。”他认为，这次谈判所能带给双方的收获，是对情势的“可预测感扩大”。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 11 日则在美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发表评论称，“王张会”因两岸高官首都会面以官方头衔称呼对方而显重要，不过政治议题出现突破性进展的机会不大。卜睿哲认为，外界并未高度预期两岸在政治议题上的分歧会在会面中有所突破，未来两年在此议题上出现长足进展的可能性也不大。他分析称，“张王会”显示，两岸在处理长期无法解套的互设办事处议题上有些许让步，但有关双方办事处人员探视在台湾或大陆依两地法律被监禁的民众的问题仍然存在。

美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新高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2 月 20 日报道，美国尼尔森公司 19 日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13 年第四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 111，创出新高，表明中国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强。同时，2013 年第四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7%，增速低于第三季度的 7.8%，12 月份中国零售额同比增长 13.6%。中国薪资出现增长，同时失业率也得到控制。尼尔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严旋表示，良好的就业前景、消费者意愿增强是消费者信心改善的重要因素。中国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要把这种信心转化为实际购买力，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对总体 GDP 的贡献。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都市以外的二三线城市。重庆、西安和苏州都具有巨大的消费支出增长潜力。中国经济要实现增长就需要更多地以消费来驱动。中国第四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全球范围内位列第四，印尼位居第一，而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信心排名下降。

美国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谈美国对亚洲的承诺

据《华尔街日报》2 月 19 日报道，随着美国的贸易和防务活动越来越多地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正努力促使该地区向正确的趋势发展，以推进地区更大程度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商务部长普利茨克指出，该地区所有的国家在三个重要的领域有机会合作获利，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美国应努力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倡导共享原则和公平道路规则，这意味着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安全领域，这意味着创建一个空间，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军队能够更好地传达意向，解决困难问题，并就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美国已开始与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以促进海上和航空旅行、太空、网络安全及南海行为准则等重要领域的透明度并制定明确的行事规则。这些努力建立了相互合作的模式，也可扩展到其他领域。第二，当遭受灾难时，太平洋各国必须继续彼此合作。同时，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继续为预警系统进行投入，这有助于预防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失。第三，美国应继续建立同时加强行业和防务关系的国际伙伴关系。为了支持这项工作，美国国防部与日本共同开发了新的导弹拦截器，它有能力挫败下一代先进弹道导弹的威胁，并展现了集合技术专长的杠杆作用如何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迎接 21 世纪的安全挑战。虽然美国不允许向中国出口军事物资或与军事相关的物项，但美国将继续鼓励向中国出口民用高科技商业物项。

重点关注

失衡的依赖：中美经济需要角色互换

编者按：耶鲁大学全球事务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其专著《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附》中表示，中美两国经济不平衡的依赖关系阻碍了两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表示，两国经济到了交换身份的时候，美国应该从侧重消费转向生产，而中国则正相反。

耶鲁大学全球事务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几十年来中美两国过分依赖一种“权宜婚姻”，这确保中国的出口商品能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反过来说中国又向美国消费者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同时还心甘情愿地成了美国政府巨额债务的买家。但是罗奇说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它把两个经济体包裹在一起，使它们丧失了进一步增长的能力。在《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附》一书中，罗奇断言两国到了交换身份的时候：美国应该从侧重消费转向生产，而中国则正相反。罗奇表示，两国的繁荣昌盛需要共同努力去实现。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消费者社会，给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坚挺的服务业。美国的出路则是发展出口贸易，把美国在零售连锁经营、次日达速递，乃至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专长充分利用起来，来帮助中国实现目标。

中国对美国生产的商品需求量很大，已成为美国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因此，美国的出口贸易有进一步扩大的良好前景。据罗奇的估算，中国将向外国供应商提供一个4万亿美元（约合24.2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罗奇承认这些前景要变为现实并非易事。他说中国方面有望办成此事，而且已经把重点促进消费的目标写到了它的五年计划里。但是，在没什么具体规划的情况下，他不确定美国人民及其民选领袖能否接受从消费转向储蓄这样的牺牲。令他担心的是，美国也许会转而选择更多地向中国挥舞拳头。可以预见，那将引发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灾难性贸易战。罗奇说，国会中那些刺耳的反华言论不全是坏事——参议院的一个贸易制裁提案促使中国提高了人民币汇率，从而提高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但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复苏，华盛顿也真的实施了贸易制裁，那么北京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势必会出现一系列相互报复的贸易制裁措施。罗奇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那些盲目的反华人士作出了一个公正而透彻的回应。然而，他能够如此坦然地接受美国在走下坡路的看法是出人意料的，而且在他描绘的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中，中国是一

个成熟的、年长的合作伙伴，而美国则是一个惹是生非、靠不住的毛头小子。

罗奇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管，是华尔街首屈一指的全球经济学家，他对中国通过推动廉价出口取得了巨大的美元储备，从而避开上世纪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敏捷身手感到惊叹。“我很快就对中国的发展奇迹着了迷”，他写道。这种迷恋仍在继续。他在这本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致力于平息对中国的敌意。比如他指出，虽然中国出口对美国制造业构成了巨大伤害，但这些出口商品的低廉价格也缓解了美国的消费通胀（沃尔玛出售的商品有七成左右来自中国）。中国因为向美国过度出口商品而为千夫所指，但罗奇认为它是冤枉的：在长长的供应链中，中国往往是最后一环，负责将各地生产的零件组装起来；然而根据现行的会计准则，这些产品的全部价值都会被记为中国的出口货物，哪怕相当一部分价值是其他国家生产的。他承认中国目前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是一个可怕的隐患。一旦中国突然停止购买，山姆大叔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债券找到买主将很困难，而且利息几乎肯定会更高。罗奇反复指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自己没有能力存下钱来投入增长——这个局面很难说是中国造成的。报应很快就要到来：如果中国将盈余的储蓄更多地用到它自己的国民身上，出资建立一个像样的养老金或医疗保险体系，那么它花在购买美国国债上的钱就会减少。

罗奇的立场介于为中国辩解和帮它找借口之间。他强调当代中国经济只有区区三十年的历史，仍处在摸索中。他知道中国在知识产权上问题重重，中国的专利法 1985 年才生效，而西方早在 15 世纪就已经开始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另外，互联网在中国虽然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它还是发展很迅速，拥有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庞大的互联网社区，对创造新的消费经济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罗奇很清楚，从很多方面看仍是个穷国的中国跟美国相比有巨大的差异。他知道有太多的原因能导致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恶化。此外他对华盛顿的政治短视和瘫痪也极为悲观。但“这副残局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机遇”，他写道，“难点在于双方要看到这一点”。

（文章来源：2 月 24 日《纽约时报》，作者：弗雷德·安德鲁斯）

美对华政策重蹈上世纪 30 年代对日政策的覆辙

编者按：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扎卡里·凯克撰文指出，美国目前对亚洲的政策与上世纪 30 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个时候美国要与另一个迅速崛起的亚洲强国——帝国主义的日本——展开竞争，它采取了既不宽容也不积极反对日本行动的“不行动和不挑衅”政策。

亚洲总是走不出历史，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从作为中国“九段线”说法有利佐证的几百年前的地图，到日本二战时期的侵略问题，再到今天对一战前和二战前欧洲和亚洲的不断比较，本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讨论听起来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纪。这种折磨并不限于哪个或几个国家；它似乎正在整个地区疯传。

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显著例外是美国，大谈历史会让美国感到恼火，不管对方是日本这样的亲密盟友还是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如中国赋予历史近乎过分的重要性来作为当代和今后的指导一样，美国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无视历史的国家。

一部分原因是美国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没有多少历史可以参照。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一个更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不管是个人、国家还是整个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进步能力。基于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即面向未来比沉溺过去要好。

太平洋唯实论者认为，这总的来说是个值得羡慕的优点。那些喜欢沉溺过去的个人和国家往往都过度痛苦，这并不是巧合。不过，这种向前看态度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太熟悉历史，很多情况下也包括他们本国的历史。想想看，美国征服了一整个大陆的那个世纪在美国被称为“孤立主义时代”。

当然，不熟知历史的一个危险就是，你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了历史——不管结果好坏。美国目前对亚洲的政策就与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个时候美国要与另一个迅速崛起的亚洲强国——帝国主义的日本——展开竞争。

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开拓性著作《鹰对太阳的战争》中，罗纳德·斯佩克特这样描述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自从‘中国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是‘坚定而又安抚’性的。美国不愿意它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限制，也拒绝承认日本在远东的征服地。而另一方面，它也不会去

做一些挑衅日本或引发事件的事。美国既不愿宽容也不愿积极地反对日本的行动。”

“这种由罗斯福总统构思并主要由国务卿柯德尔·赫尔执行的‘不行动和不挑衅’政策旨在避免与日本发生严重危机。而在实际中，这一政策表现为赫尔一边教导日本要遵循‘好的行为准则’，一边谴责日本对准则的一再违背，与此同时还要避免积极的举动。对罗斯福和他的顾问来说，这一路线看起来令人满意。”

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政策正是如此。当然，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现在也不是上世纪 30 年代。这次这种政策可能会成功。不过，也可能不会成功。

（文章来源：2 月 12 日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作者：扎卡里·凯克）

中国或将正式成为创新引擎

编者按：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撰写的一篇报告显示，美国现在是、并且依然是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其研究人员数量、研发投入和文化吸引力都在全球首屈一指，这些保证了一流的科技产出。但中国正在以强劲的势头追赶，或将正式成为世界的创新引擎。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到“今天在创新方面投入巨大的国家将会在明天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他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旁观者”。美国最新一期的联邦政府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努力进行创新。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中国实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廉价劳动力“大量减少”。中国正在着力设计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制造别人的产品。换言之，中国想从制造 iPhone 转变为创造新产品。美国联邦政府某下属机构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高科技的产出量已接近美国，并且中国正在研发领域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此外，中国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人数正在大幅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将有机会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国已不是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新毛主义”的大批量工厂流水线制造国家。创新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中国的初创场景充满了新思想、新投资和本土创新产品，如微信这一移动通讯应用软件提供了能与任何美国竞争对手相媲美的用户体验。

1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出了“中国创新机器的崛起”一文，这篇文章详述了中国转

型的情况，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撰写，该委员会为美国政府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政策。虽然国家科学委员会谨慎地提到该文的焦点是“委员会的发展趋势”，但其基本结论是正确的。高科技产业的中心正在转向亚洲，尤其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该报告显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制造产业上的份额从2003年的8%上升至2012年的24%，鉴于中国目前研发投入年均增加18%，美国占世界27%的全球第一大研发份额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在2月6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丹·阿尔维祖表示“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高科技产出上赶超美国”。但这并不代表美国需改变发展方向。全球研发的总量将不断扩大，而美国的份额只是看上去变小了一些。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在研发领域共同投入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资金，但这两家的总量却在减少。从2001年到2011年，美国在全球研发领域的比重从37%降至30%，而中国则从2000年的2.2%升至2011年的14.5%。另外，中国在报告所称的“研发强度”方面也有亮点。研发强度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数字基本保持不变，在2010年和2011年还出现了小幅下滑，而中国则在大踏步向前。

从教育上看，中国在1999年只有不到100万的大学毕业生；到2013年，这一数字将近700万。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称，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学位授予国，但没有足够的研究机构或其他岗位能吸纳那么多毕业生。和13亿的总人口相比，那么多毕业生也许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或担忧。然而，关键在于毕业生所授予学位的种类。在中国，31%的本科毕业生是工程专业，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5%。

这并不表示中国会在创新方面马上超过美国。高科技产业仍然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较大比例，达到了40%，位居世界第一。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经济衰退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导致2009年和2010年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投入50年来首次出现停滞，但随后迅速恢复。

与此同时，中国在引领全球创新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许多有才能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到更富有的国家去深造或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大学充斥着官僚式的繁文缛节和学术欺诈；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强调死记硬背，忽视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能否在未来产生乔布斯、盖茨、扎克伯格式的杰出人才。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凯尔文·乔杰梅尔告诉记者，“中国有能力培养出许多有智慧的人才，但他们难以把智慧转化为有用的新产品——而这正是创新的标志。”不过，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一定会产生效果。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雷·鲍文强调，“发展本国的科技力量是创新的重要基础。”

总之，上述研究报告表明，对于关注中美关系的人们而言，有两个重要趋势值得注意：第一，

美国现在、并且依然是世界的技术中心，其研究人员数量、研发投入、文化吸引力都在全球首屈一指，这保证了一流的科技产出；第二，中国正在赶上。鲍文强调，“变化了的全球局势意味着美国如果想要维持领先地位，就必须保持警惕。”美国能做到吗？鲍文对此表示乐观。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超越国际竞争对手的方法。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官员认为，“美国保持世界创新引擎的地位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可以维持。”

（文章来源：2月13日中美聚焦网站，作者：大卫·沃泰姆，译者：梁辰）

焦点分析

美国学者认为东海中日对抗将使美日同盟受到挑战

核心提示：美国外交学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撰写的《东海最新局势》一文称，对美国的政治决策者来说，中日频繁军事角力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双方在东海海域及空域的行动。日本政治决策者及民众担心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余波以及一再升级的地区局势会影响华盛顿对美日联盟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日联盟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处理益发复杂的东海局势。

自从中国去年11月23日宣布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以来，外界一直就此举对美日同盟的意义争论不休。在东海，中日的政治关系因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而剑拔弩张，北京对日本提出建立海事危机处理机制的呼吁也未予回应。

中日军方在东海上空的竞争日益增多，双方不断吁请国际支持的口水战也令正式的外交斡旋益发无望。历史再次露出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但是这不应当转移我们对东海危险局势的关注。

首先，也许是最明显的一点，中方宣布成立防空识别区并没有让中日任何一方举止更加谨慎，反而促使中日空军增加了在双方重叠的防空识别区的角力。日本防务省1月21日宣布，其航空

自卫队 2013 年 10 月到 12 月间紧急起飞 138 架次，是有史以来次数最多的季度，比此前一个季度 80 架次紧急起飞有明显增加。

其二，防空识别区令中国成为日本的头号防空大患。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苏联的空中威胁才是日本防卫的焦点。虽然苏联空军在日本周围甚至进入日本南部美军冲绳基地的空域，但日本防空的首要重点是与俄罗斯在北方的边境。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日本空军紧急起飞的巨大因素。在 2013 年最后的 3 个月间，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方飞机起飞 295 架次，而针对俄罗斯飞机仅起飞 158 架次。

第三，日本的防空必须兼顾南北两线。中国在东海空域活动日益频繁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对日俄边界空域的活动就会减少。俄罗斯和中国都迫使日本在其防空识别区内做出回应。日本防务省报告的 563 架次紧急起飞中，有 246 架次是针对俄罗斯，287 架次针对中国，只有 9 架次针对朝鲜。

目前把东海最新形势称为中日“冷战”仍为时过早。但是将日本在北部与苏联的军事竞争与今天和中国的军事竞争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苏冷战的巅峰时期，日本航空自卫队为帮助美国遏制苏联远东舰队在鄂霍次克海的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日苏空军在北海道的领空一直进行角力。如果仅仅根据紧急起飞的次数来判断，日苏空军的军事竞争行动要多得多，日本防务省的记录显示有些年份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苏联紧急起飞 900 多架次。中国和日本的军事角力目前尚未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在奋起直追。日本的飞行员尽管有在北部边境应对俄罗斯空军的丰富经验，但是他们今天所处环境受到的监视要比冷战期间严密得多。

但这不仅仅是紧急起飞的问题。冷战时期的另外两种做法也许同样对今天东海的危险形势具有意义。首先，日本和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建立了监控双方军事竞争行动的常规性机制，并且确保莫斯科和东京了解飞行员的行动，并借此把发生失误和事故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北京和东京没有这样的对话机制，事实上，北京声称自己没有兴趣开启这方面的对话。同苏联过去一样，中国也正在派遣更多携带致命武器的飞机巡逻东海。今天，日本航空自卫队或海上自卫队的飞行员与中国喷气式飞机竞争行动的可能性要大于与其他类型的飞机。尽管中国宣布将小心维持其防空识别区内的秩序，但是并没有透露中国喷气式飞机与外来飞机交战规则的信息。

我们仍然不太清楚中国对过去几个月的评价。与日本不同，中国政府并不发布其军方行动的数据。也许这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解放军报》报道说两架中国战斗机在东海紧急起飞，驱离了一架靠近中国沿海某机场的外国军机。中方没有透露有关飞机国籍、所靠近机场以及何时何地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的信息。2 月 2 日，香港的《东方日报》援引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援

的话称，该飞机来自日本，但没有说明飞机的型号。

对美国的政治决策者来说，中日频繁军事角力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双方在东海海域及空域的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访问东京时呼吁加强同盟间在亚洲海域的合作，并向日本战略制定者保证，东海的局势是对日美同盟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对日本的挑战。

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感到担忧。高层的政治决策者担心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余波以及一再升级的地区局势会影响华盛顿对美日同盟的看法。日本公众也同样担忧。上周，《日本经济新闻》进行了一个小调查，向读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民众是否就美日联盟关系感到更加不安。第二个问题是日本政府购买尖阁诸岛到底对不对。就第一个问题，人民的回答是绝对的肯定——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此“略”感不安，34%表示“非常”不安，共计84%的受访者对美日联盟表达了担忧。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日本正在自我反省。很少有日本人希望与邻国的关系恶化。但是他们在保卫日本领土的态度上是相当团结的。就日本购买尖阁诸岛是否正确这一问题，《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人民虽对购岛的处理方式意见不同，但是对购岛行动本身异议不大——39%的受访者表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30%的人同意购岛但是认为处理的方式不佳，还有17%的人认为东京都政府应当有权购买这些岛屿。只有14%的人认为购岛是错误的决定。

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人赞成就这些岛屿进行让步，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日联盟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处理益发复杂的东海局势。

（文章来源：2月5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作者：希拉·史密斯）

中国的“九段线”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与诉求

核心提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撰文称，奥巴马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美国在南海地区有重要的利益，如确保航行自由、防止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或海洋权力争端、倡导各国在解决各类问题时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以及确保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拥有在合法的专属经济区外开采矿产和渔业资源等权利。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取得该地区的控制权，但同时也不想因为南海问题与中国产生对抗或冲突。

南海海域由一百四十万平方英里的数以百计宜居或不宜居住的小岛、暗礁与环状珊瑚岛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继承了先前国民党政府在南海海域“九段线”的疆界线，并对南海的海域疆界做了模糊的划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各国可以在从领海基线或周边可居住群岛起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声明对渔业与矿产资源的独占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并没有对南海水域相应的陆地主权作出规定。因此，它早已隐含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除非南海海域与特定的可居住岛屿相连，否则对于该区域矿产和渔业资源的声明是无效的。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2 月 5 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在国际法中，关于南海海洋权利的主张须由相应的陆地属性演化而来。中国在南海的边界划定与海洋权利主张不是基于相对应的陆地属性做出的，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国际社会欢迎中国根据国际海洋法明确并调整其关于九段线的声明。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及台湾在声明南海主权时提到的“九段线”（中国在南海海域国界线）是违反国际法的。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内，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第一步便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 2010 年在河内东亚峰会上大肆宣扬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原则：尊重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商业自由、协商建立旨在解决争议的南海行为准则，以及关于水域权利只能基于合法陆地属性。希拉里在雷达等问题上的声明晦涩模糊，并使南海问题成为日趋增加的地区外交议题中的一部分，无数的评论家、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及不同的权利主张者都对此极为关注。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此表示赞同，中国则大力反对。

希拉里的发言是对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主张权利，而非通过外交程序缓解紧张局势的担忧的一种回应。在 1994 年至 1995 年间，中国因在南沙群岛的美济礁上建造设施而与菲律宾的紧张局势升级。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恶化，由时任国务委员钱其琛带头的高层领导人协商制定了承诺不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地区行为准则。但各方零星扣押渔船的事件还时有发生，越南等国也赋予了本国石油公司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勘探的权利，但这些都没有引发关于战争的警报。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焦虑感有所上升。中国没有采用外交手段，而用军事和法律手段声明对南海权利的主张。中国对美国表明南海问题是涉及到主权的重要问题，中国在此问题上不能接受来自别国的干涉。2012 年，中国驱逐了黄岩岛附近的菲律宾渔民并利用海

岸警卫队保持控制。同年，中国建立了覆盖西沙群岛的行政和军事区域。在 2013 年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中国的相关人士表明了南海也建立类似防空识别区的意图，区域范围覆盖了部分有争议地区。

南海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在那里没有领土权益，我们不偏袒、也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在该区域的主权声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南海投射有效的力量来威胁美国的船舰与军队。即使该地区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未开采的石油与天然气，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也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开采。但美国在南海地区也拥有如下非常重要的利益：

1、 **确保航行自由。**美国此举并非偏袒特定国家，而是考虑到南海地区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50%的世界邮轮在南海区域经过。作为一项国际权利，美国在该地区的军舰部署必须和国际法保持一致。

2、 **防止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或海洋权利争端。**

3、 **倡导各国在解决各类问题时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4、 **确保各方（包括美国在内）拥有在合法的专属经济区外开采矿产和渔业资源的权利。**

5、 **防止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受到武力威胁与打击。**

6、 **确保所有国家（无论大小）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

美国的不同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通过胁迫他国而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但同时美国没有必要因为南海问题而与中国产生对抗或冲突。没有建立在国际准则以及与美国利益相一致基础上而正面挑战中国的做法将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会使美国的意图产生偏离，而且将挑起中国在该地区更为激进的做法，在缺乏美国有效回应的前提下损害其他权利主张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被动做法也会损害相关方的利益，并给其造成一种美国放弃了盟友与原则的假象。从而使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受到嘲笑，并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存在感。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原则，拉塞尔及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九段线”，这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只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和国际法以及相关原则一致的，美国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尊重地区内有关各国的权利、加强其地位，并避免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对抗。

美国应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1、 美国应确保其做法没有被看作是单方的。对于中国的“九段线”，一些国家表面支持却私下反对。美国政府应明确告知各权利主体，包括新加坡与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并希望其在基于国际法的基础上明确表示出自身对于南海的主权要求。

2、 美国应与台湾商讨并明确“九段线”。试图使其与国际法保持一致。

3、 美国应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在 2010 年河内东亚峰会后，美国一直在做出相关的努力。中国与东盟国家决定建立南海行为准则也是希拉里参加东亚峰会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

4、 美国应督促中国在建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与公开表态相比，私人外交在这一议题上效果更佳。

5、 美国应与相关方一道建立矿产与渔业资源开采协定。这一协定不涉及主权，可以考虑使用包括合资企业等形式。

6、 参议院应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能使美国在未来积极参与南海问题时在法律地位和道德立场上获得更多的支持。所有的美国前任国务卿、海军作战和太平洋指挥部长官、大多数与此有关的美国公司都支持这一决定。我们应该将资金投入在刀刃上。

（文章来源：2月6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作者：杰弗里·贝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译者：柯湘君）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